

高凤翰

印谱



高凤翰全集之六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凤翰全集之六

高凤翰印谱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凤翰画像

《高凤翰全集》

编辑委员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赞松 庄素娥 张元福 张德平 李刚 李皓
林君 范曾 孟庆泰 祝华 曹友强 薛永年

编辑委员会

主任：孙永红

副主任：刘才栋 张吉来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继恕 于龙春 于敬军 王冬 王进 王少童
王兆秋 王建平 孙奇 闫晓峰 刘忠 刘元鸣
刘锡宁 石业华 庄金杰 张璋 汤德华 远卫民
李文胜 杨升海 杨进春 杨美芬 杨谿堂 陈守敬
郑文光 郑明杰 郑德建 姜青华 高石 鲁文生
谈鹏 蔡铁原

主编：刘才栋

副主编：郑文光 高石 鲁文生 李文胜

编辑说明

《高凤翰全集》包括诗集(上、下),文集,书画集,书画题跋印识(上、下),《砚史》铭跋印识,印谱,编年录七部分九册。本部分为印谱,编辑说明如下:

《高凤翰印谱》是以以下七个底本加上笔者历年所搜集的印蜕为主要资料来源的。七个底本分别是:

1. 山东博物馆藏《高凤翰印谱》(见图版一)。该本系手铃、粘贴混合本,册页式,开本 $27.0 \times 17.0\text{cm}$,封面系康生题签“高凤翰印谱”,共存24页,其中最后两页系题跋,一为原铃者题,一为康生题,有印蜕者22页。原铃者题跋曰:“右印二百六十四方,高君南阜物也。君山东胶州人,酷嗜砚与印,砚有数百,印将及万,汉铜旧印不止千方。公诗赋文词极佳,又工于铁笔泼墨,姑苏维扬颇重之。丙辰秋得瘫痪,右臂废,以左臂书画,亦甚佳。余与公交厚而书画究未多得,许印谱成赠我,后未果。此印于维扬舟中印之。乾隆甲子吴门寓记。”而原铃者未署名款。该本成书时间“乾隆甲子”当为公元1744年,是年高凤翰62岁,已回到家乡三年,证明这批印章在当年高离开江南时留在了江南。后跋中称“右印二百六十四方”,经核对,实际存高印的共16页,原有印蜕204枚,其中五处粘

贴印蜕已脱落,但下方有释文,分别是“古和尚”、“磊落嵌崎”、“玉圃”、“怪石供”、“墨癖”5枚。另外的6页79枚印蜕经考证并非高凤翰所有,印章主人为山西人张玮。该本递藏过程不详,1964年为康生高价收购,重装题跋后交山东省博物馆收藏。康生题跋曰:“清康熙、乾隆间,山东擅篆刻者代有其人,名最善者有安丘张卯君在辛、胶州高西园翰。西园早年隶书多受卯君影响,论治印,卯君仍不能超脱文何旧习,而西园则法秦汉又不为所拘,晚年用左手后,自谓刀法斜攻横出,另辟境界。南阜一生,制印甚夥,惜无印谱传世。此册收有印章二百六十餘方,其中亦有若干不似高之手笔,盖当时其妹丈匡继武,其侄高汝澥,均长篆刻,或出彼等之手。册末跋语,惜未题名,盖高之友也。此册为高氏印谱仅见之本,乃中国书店所发现,售者居为奇货,索价甚昂,几经商议,始肯出售。然虫蚀过甚,乃重加装裱。装后略志数语,交山东博物馆收藏,以供研究南阜篆刻者参考。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夜康生题于钓鱼台。”

由于该本污损较重,且因当时拍摄条件所限,图版不很理想,我们把该本中的199枚印蜕经复杂的电脑技术处理,尽最大努力恢复了原貌。有些虫

蚀部分，为保持原蜕原貌而未加擅动。

2. 胶州博物馆藏《名人旧印杂集》(见图版二)。该本由胶州市文联从民间收购后捐献，系粘贴本，册页式，开本 $23.2 \times 13.9\text{cm}$ ，封面、封底均系桐木板，封面手刻阴文“名人旧印杂集”，内共存30页，其中前两页和后两页共4页系原编者收集时人诗笺书信，中间26页粘贴印蜕，计存印蜕234枚，作者大多系明清间著名篆刻家，尤以胶东地区作者居多，每组作品前有文字标注其作者。其中第10、11、12、13页37枚和第24页2枚共39枚印蜕标注“高南阜篆”字样，经查对其他资料，大多为高凤翰早期作品，弥足珍贵。另外，该本第7、8、9页共21枚印蜕标注“安丘张卯君篆”字样，其中包括高凤翰用印“西亭仲子之章”、“高南邨书画印”、“高南邨审定书画印”、“东溟渔父”、“今字羽仲”、“南邨草堂”、“凤翰”、“南邨”、“臣翰”等9枚印蜕，这为判定高凤翰众多用印的作者提供了重要依据，但经与后来发现的《南邨印辑》核对，其中“西亭仲子之章”、“高南邨书画印”“东溟渔父”三印系张在乙所刻，“高南邨书画印”原印还经笔者考察过，当时该印已漫漶过甚，所钤印蜕一并附于该印原蜕之后，以利学者研究考察；另经考定，“高南邨审定书

画印”一印与“高南邨书画印”系同出一手，亦当为张在乙所刻。我们把这批印章收入了本书附录“高凤翰用印”中。

3. 山东淡然居藏《张氏印谱》(见图版三)。该本系手钤、粘贴混合本，册页式，开本 $22.5 \times 13.5\text{cm}$ ，共41页。封面原题签已脱失，后人补签并题“三百四十一印”字样，又有钢笔另题“张贞张在辛”字样。内页无序跋，共钤印40页，每页钤2印至17印不等，印蜕间均以细炭笔界线，计收印336枚，如将5枚连珠印按10枚计，则共341枚，与封面题签符合，说明该本完整无缺。其后第41页钤阳文收藏印“完颜景贤精鉴”。完颜景贤(1848年或1850年—1927年或1929年)，清末满洲镶黄旗人，户部员外郎华毓子，与端方善，收藏字画书籍甚富，精于赏鉴，著《三虞堂书画目》。说明该本曾经大收藏家完颜氏收藏，保存也极为完好。册中绝大部分为安丘张贞、张在辛、在戊、在乙父子兄弟自刻用印。通过考察高凤翰的书画作品，发现该本中有高凤翰用印6枚，计有“南邨草堂”阴文、“潦倒”阳文、“幽篁里人”阴文、“一团和气”圆形阳文、“此君”葫芦形阳文、“介根”葫芦形阳文印等。据此我们收入“高凤翰用印”中。

4. 山东私人藏《张氏印谱》(即《相印轩印谱》,见图版四)。该本系粘贴本,原封面脱失,无序跋,书口印有“相印轩”字样,此正是安丘张氏的书斋号。后来的收藏鉴定者“镜塘”在后补的封面上题隶书“张氏印谱”,在后补的扉页题曰:“计一百九十六印,镜塘氏阅。”该本收录的张氏兄弟为高凤翰所刻6印分别是“高凤翰印”阴文印、“西园”连珠阴文印、“南邨”长方形阴文印、“翰”阳文印、“竹西亭长”阴文印和“南斋”阳文印。我们把此6印蜕收入本印谱“高凤翰用印”中。

5. 山东九鼎轩藏《高西园先生金石印存》(见图版五)。该本共两册,手钤、粘贴混合本,册页式,开本 $26.9 \times 15.0\text{cm}$,封面系“观妙阁主人小亭”题签“高西园先生金石印存”。“观妙阁主人小亭”即清末书画家刘陈(1843年—?),字小亭,斋号观妙阁,河北南皮人,寓居天津。该本当系刘陈收藏并重装合订本,内有版框,规格 $11.2 \times 17.3\text{cm}$,分6格,书口上部刻“古铜玉印谱”字样,下部刻“春草续梦之堂”字样。“春草续梦之堂”系高凤翰借用其父辈“春草堂”之名而续取的斋堂号,所以该本对于考察高生前的篆刻著述和活动,异常重要。

该本第一册前有高凤翰自序,失前两页,书口题为“借用古铜印序”字样,当为该序题,第3、4、5页序曰:“……问外人也。有曰‘疏’、曰‘致’、曰‘合同’、曰‘封完印信’者,用之书牋,无古今而一者,借而不借者也。外此,则又有小合符及失母子印小方四印合一者,文不可辨,借作识用而存疑,以俟博雅好古者也。合之,凡官印九、私印四、杂印十有五。其印有龟钮者,辟邪钮者,小龙虎钮、兽钮、亭钮、鼻钮、鳧而带钩钮者,又有版印、两面印无钮者类凡九,通计共得印二十有八方,为一函,其亦印之无用而用者欤?呜呼,世无弃物,而才之用舍惟所置,不信然哉?乾隆戊午秋九月南阜山人序,门人李之璇书。”李之璇即高凤翰晚年的弟子李朗。该序文之后,又有《与裘鲁青论汉印即书所寄汉印摹本后》一文4页,抄录者仍为李朗,有“石城李朗书,原名之璇”字样,该文即《高凤翰文集·书》中的《与裘鲁青论汉印书》一文。该文之后,又有《印匣铭》一文3页,即《高凤翰文集·南村杂集别存》中的《藏古铜玉印匣铭》。高凤翰之《借用古铜印序》在其文集中未见,当为佚文。从该文得知,“古铜玉印谱”原系高自己收藏和使用的28方古印的手钤本,这从后面的5页印谱中(第1页钤4印,

另4页铃6印)也得到了证实。并且高凤翰把这批古印集中装在一个匣子里,在这个匣子上就又刻上了《印匣铭》。由此证明,《高西园先生金石印存》第一册的前15页(加亡佚的前两页应为17页)当为高凤翰原装本《古铜玉印谱》的全貌。我们把这部分印蜕连同后面《南邨印辑》中第一部分“秦汉铜印”的64方印蜕编入本印谱的“高凤翰藏印”中。

对《古铜玉印谱》全貌的界定,是为了证明,其后面的一系列印蜕都与《古铜玉印谱》无关。考察认为,《古铜玉印谱》之后的部分,应系原铃印者(是否李朗,待考)借用《古铜玉印谱》的空页,将高凤翰手头的印章铃印成数个单本,以备学习参考,后来收藏并重订者刘陈将数个本子合订,尔后题总名曰“高西园先生金石印存”。这《古铜玉印谱》的5页28枚印蜕之后,接着是“南阜山人所藏近代铜印”4页,“南阜山人所收时贤铜玉杂印”4页,存印蜕14枚(连珠印按1枚计,下同),“南阜山人所收时贤铜印”4页,存印蜕19枚,以上三组中,第二组和第三组共计33枚印蜕,当系高凤翰朋友所为刻印,绝大部分为铜玉印,这些印章为我们判定哪些印不是高所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故我们把这些印蜕收入“高凤翰用印”中。

紧接以上三组印蜕的便是“新安印法”一组,共计27页,存印蜕151枚,其中部分系高凤翰自己作品,且多系中晚期的作品,非常珍贵。值得注意的是,“新安印法”四字系高凤翰左手自题,当有指导示范意思,正是为了原铃者和后人的学习借鉴。明清时期的新安一般指当时的徽州、歙县一带,而这一带正是明清之际徽派篆刻的大本营。沙孟海《印学史》把明末安徽婺源(原属徽州)人何震(约1541—1607)、歙县人苏宣(1553—1626以后)、歙县人程邃(1602—1691)等皆列入新安印派,后人统称徽派、黄山派。该派篆刻以猛利苍朴、直追秦汉风格为正宗,在清初正是影响最大的时期。高凤翰到江南后的篆刻明显由安丘张氏风格向徽派风格转化,后期即是扬州八怪印派的成型风格,这组印蜕就是一个明确的佐证。当然这组印蜕中也掺杂着部分非高氏作品,如“南邨”、“鸿爪”等,这是早年安丘张氏为高凤翰所刻(参见“高凤翰用印”部分),我们予以剔除;还有部分作品我们尚未完全确定非高凤翰所刻,为慎重起见,这些都依然保留在原位置上而没有剔去,以利于学者进一步研究论定。

该本的第二册系“东墅印谱”及其它印蜕,与高凤翰了无关涉,故略去不录。

6. 山东九鼎轩藏《南邨印辑》(又名《竹西亭印辑》,见图版六)。该本共两册,手铃本,书卷式,开本 $25.8 \times 17.6\text{cm}$,封面题签已脱失,第一册扉页有高凤翰自题篆书“南邨印辑”以及行书“柞村鉴定,乙卯”“高西园赠朱客亭藏”,又有“见山楼”“陈桐君”“补读庐金石文字”等收藏印,全本累计有收藏家查礼、吴荣光、何璠玉、陈桐君等收藏印30多枚,是一部流传有序的善本。但经仔细考察,发现该本业经后人重裱重装,有部分题字页为人裁去,还有部分印页重订时被颠倒,可谓白璧微瑕。经研究甄别和汇总统计得:第一册35页,其中题字5页,序4页,印蜕及题识26页。“秦汉铜印部第一”,存印蜕64枚;“旧铜印及自制铜印部第二”,存印蜕18枚;“古晶玉印第三(自制印附)”,存印蜕70枚;“犀象及竹木杂印部第四”,存印蜕34枚。第二册56页,其中后跋4页,印蜕及题识51页,标为“石刻旧印部第五(自制印附)”,共存印蜕336枚。二册共存印蜕77页,收印蜕522枚(有2枚为人挖去,但存题识,另有二枚为重铃,不算,故完整印谱当共收印522枚)。

该本印页前有高凤翰序《竹西亭印辑小引》:

蓄印四十年,搜之南北游历、交友投赠,(智点

去)博取巧购以及恶攫戏匿种种而罗致者,甘苦喜怒皆有之。劳瘁如斯,仅乃得此,藏诸篋,未尝示外人也。向繇皖城授歙丞,起行于高阳刘臬宪署中,担夫觅至二十人,刘公颇诧过多,及检行装,半是此类,则相视大笑,顾僚侪呼狂生,卒正色切戒之,而仍许以为高。其后视事坝上,有中伤巧潜于上官者,亦有元章废事之构,上官廉得勤拙,手伤而佳勉之,是又不特劳瘁,且并作风波矣。乙卯之冬,客亭朱弟来访海陵,暇日披检,彙集成册,既断手而后告余,余览之一笑,谓君食海鲈而不知没人之苦,真可称善(啖者点去)便宜矣。既语朱弟,遂书以为引。南村记。

印页后有高凤翰跋:

客亭忽然来,来忽有印辑,辑甫成后忽然去,去而回舟,又(同点去)有柞村,皆忽然事,忽然集,集而有印辑题跋,跋既成又忽然随客亭去,去而至齐、至鲁、至燕赵,更不知忽然出赏者又复有甲有乙,皆于忽然事之。然则世间事固无一非忽然者,明日解缆,再数日当回舟,回事同余舟者,柞村外不知忽然更(复又点去)得几人离合聚散,转眼鸿影,我亦忽然为此种种书,聊以寄吾忽然意兴而已。南村。

该本是迄今发现的收录高凤翰印章最多的印谱，尤其珍贵之处在于几乎每枚印蜕都有高凤翰原始题识，累计共达400余则，短者一字，长者百余字，大部分为标注印章作者、馈赠者、质地、钮饰乃至作者和藏家的来龙去脉等，中间集合了大量印学信息，是一些不可多得的印学史料。其中第一部分“秦汉铜印”，共收录秦汉印蜕64枚，有很多都是后来玺印收藏家传拓印谱中的精品和目前各大公私藏家的重要藏品，对研究高凤翰印章收藏乃至篆刻取法有重要意义。

第二至第五部分共收录包括高凤翰自己在内的共33位印人的印蜕及相关资料，且有部分印人不见史载，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粗略统计，该本共收录高凤翰自刻印60枚，他人为高凤翰刻印者，张在辛21枚，张在戊14枚，张在乙17枚，张重輿4枚，匡继武46枚，李世佐20枚，姜炜18枚，卫文远5枚，卫馨远4枚，陶梅8枚，张纯6枚，朱岷2枚，辛衡三3枚，其他如朱叙园、于卜臣、陶石公、高汝澥、毕剑津、王东暘、胡曰从、冷云河、何小渔、沈某、程某等各一二枚不等，其他作者佚名的印蜕共约80余枚。高凤翰收藏的前辈印人印蜕中，温如玉14枚，程穆倩3枚，张大风（佛空）2枚，郭经4

枚，高曰聪篆1枚；传为何震的9枚，文彭的3枚。

其中，该谱所收5枚印：温如玉刻“宝墨斋”阳文、“蜉蝣岛主人”阳文、“鲜英阁主人”阴文、“松麓山房”阳文，苏轼用印“雪浪斋”阳文，即高凤翰早年所撰《六印山房记》中的5印，仅缺何震刻“起卧一片云”印，所以显得尤为重要。

故此，我们把第一部分“秦汉铜印”64枚印蜕连同上述《高西园先生金石印存》中“古铜玉印谱”部分印蜕和该本所藏前辈印蜕及佚名印蜕合辑入“高凤翰藏印”中；把高自刻印60枚辑入“高凤翰印谱”，把他人为刻的298枚印蜕辑入“高凤翰用印”中。

7. 诸城博物馆所藏《南阜诗稿》（见图版七）载印多枚。该诗稿系高凤翰丁巳年（公元1737年）所作诗的底稿，经后人装裱成册，开本不明。旧为“瓦村管兆燠”收藏。在该册诗行的空白处钤盖大量印章，并无一定章法，当非高凤翰本人所钤，应系其家人或别人随意钤盖。其中最有价值的为高凤翰诗稿当年正月所辑《西亭十二客印谱》的部分印章，共7枚，分别是“宋玉印信”阴文、“东方朔印”阴文、“扬雄”阴文、“优旃”阴文、“刘伶之印”阴文、“山涛”阴阳合文、“轼印”阴文等。高凤翰有《西亭

十二客印记》一文：“得汉铜印，爱其浑古，因取古人姓字各篆一石，请松岑、梓园两印友学汉人法镌之。并系之赞，论列存焉耳。南阜识。”“十二客姓名：周，淳于髡、宋玉；汉，东方朔、司马相如、扬雄；晋，山涛、刘伶；唐，李白、李贺、杜甫；宋，苏轼。优旃，秦人。列此君以殿笺末，狎客也，故不与诸人叙时代。乾隆二年岁次丁巳正月上元节，制成付梓，亦聊从箫鼓声中自慰老沧索寞耳。南阜又记。”可见该“十二客印”系高凤翰篆稿，其妹夫匡继武（号松岑）、胶州画友李世佐（号梓园）所刻，看来当时也刻版印行过，可能仅为赠送朋交，流传的比较少。可惜其它5印已不存，其中“司马相如”汉铜原印曾为高凤翰秘藏，该“十二客印”中的“司马相如”印蜕很可能系原印铃盖。故我们把这部分印蜕收入“高凤翰藏印”中。

同册中还有其它印蜕30余枚，其中如“休宁令印”“大徽乡长”“晕头陀”“乐槩琴乐”等，其它如“日贵”“日利”“出入大年”等吉语印，显然系高凤翰用印，刻者亦当系当时在高凤翰身边的子侄朋徒辈，故我们一并收入“高凤翰用印”中。

8. 笔者历年所集印蜕。这部分印蜕来源比较复杂，但都有比较确切的依据，有的是原蜕，有的是

原蜕的复印件，有的是各类书籍、书画、题识中翻拍并按照原大复原，这批印蜕若干枚，根据来源和用途做了大致的分组后编入本集。其中如青岛博物馆所藏高凤翰用印原石9方，共存印蜕15枚，非常难得，故我们将原石图片一并收入，这其中的部分印蜕与其他印谱所载同印有重复现象，但为展示该印现在面貌，我们也不予汰除。以上这些印蜕我们明确具体作者或作者范围的，均予标出，如“张在辛刻”、“安丘张氏刻”等，不明确的，暂付阙如。还有一些高凤翰用印，或因多次反拍而致图版不清，或因真伪难以确定，我们暂时没有收录入内，待搜集到清晰真实的相关资料后再行补录。在“高凤翰用印”“高凤翰藏印”部分中，也不排除有高自己的篆刻作品，只是我们没有找到相关的确切证据，那时的印章又较少署款，为慎重起见，暂编入本印谱“用印”“藏印”中，尚祈专家学者予以辨明指正。另外，有部分印章因编辑和版面需要，我们对原印尺寸作了较小更动。

以上七个版本加之笔者历年所集印蜕中，有部分印蜕重出，我们依照原蜕或相对清晰的印刷品优先保留的原则，作了剔除；有些重出的印蜕由于铃盖时间跨度比较大，印蜕本身发生变化，为了展示

这些不同的变化我们依然予以保留，以利学者对比研究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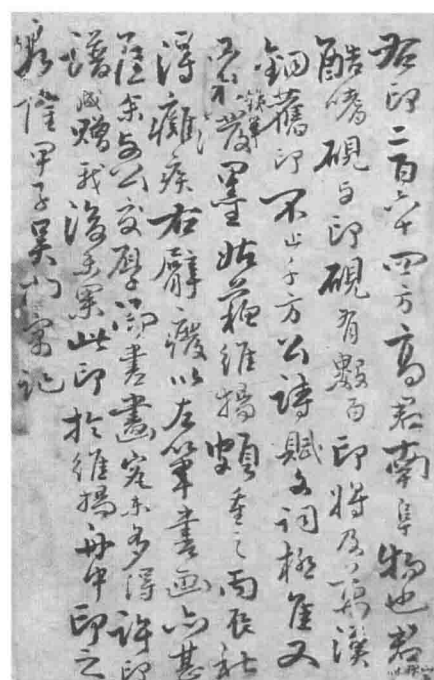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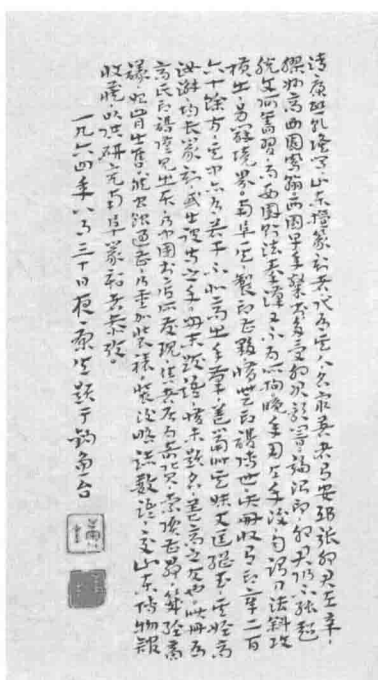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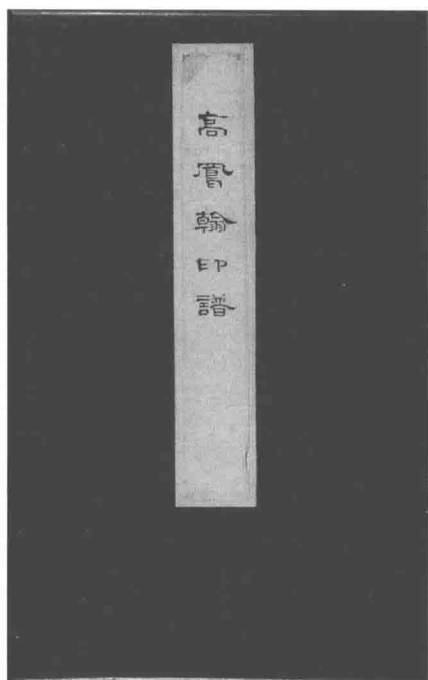
由于年代久远，历经多次战乱，加之我们搜集能力所限，存世的高风翰原印或印蜕或用印等，仅能收集到这种程度，这与他逝前所留存的“数千方”（《归云和尚碣》中语）印章当然相差甚远，只能在日后的搜集和研究中及时补充了。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谬之处定然不少，尚祈专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该书与以往凡经高风翰学会编辑的一切有关高氏的著述有抵触的地方，当以此书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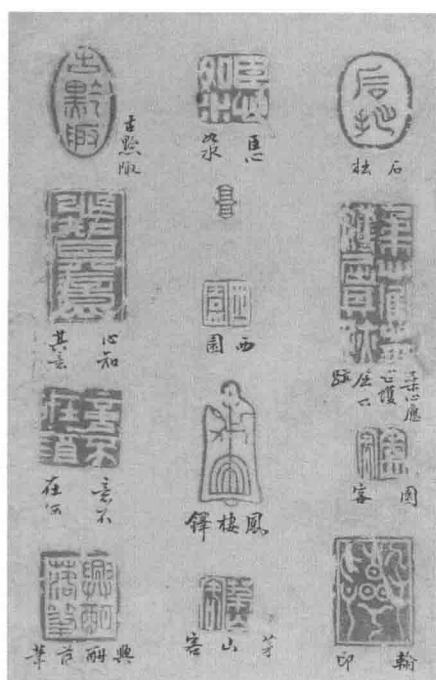
高石 2013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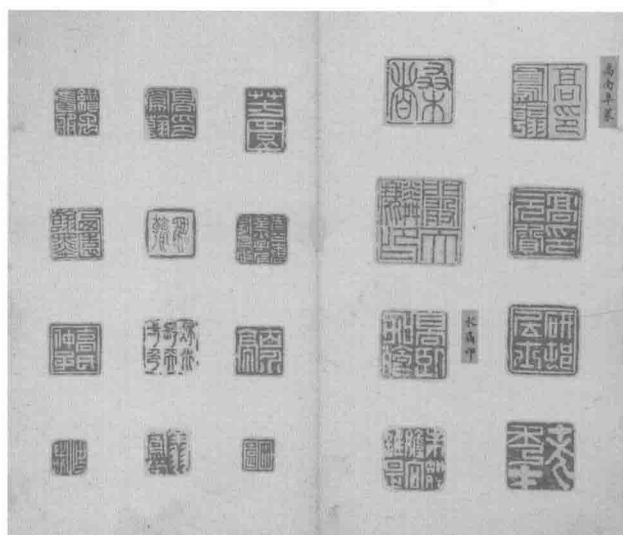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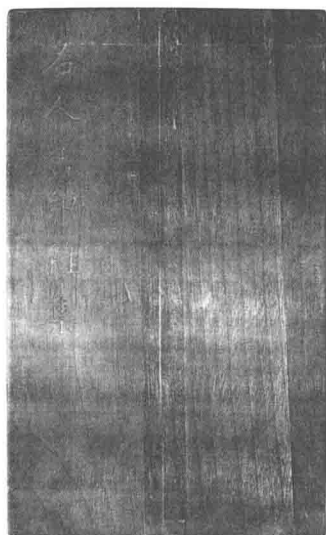
版本图例



山东博物馆藏《高凤翰印谱》

图版一





胶州博物馆藏《名人旧印杂集》

图版二